

全译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苏联】尼·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蒋弼军/译

广州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蒋蜀军 译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蒋蜀军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1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ISBN 7-80731-367-6

I. 钢... II. ①奥...②蒋...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8999号

-----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

书 名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责任编辑 杨 斌
责任校对 欧瑞平
封面设计 广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插图绘画 李兆铤
装帧设计 李 英

出版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21)
印刷 广州丰彩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大观路科学城莲花砚路丰彩工业园
邮政编码：510660)

规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35千字		插画	6
版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2月第1次
印数	1~8000册			

书号 ISBN 7-80731-367-6/I · 44
定价 2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 李书芳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陈久水	陈丽丽	程 岑
戴玉芳	纪晓星	李荣华
潘解放	唐恒志	唐 健
王 胜	王晓娟	吴 畏
杨法坤	杨正磊	叶道平
邹贤琳		

前言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前苏联卫国战争中一曲英雄无畏的战歌！

保尔·柯察金——在一代又一代热血青年心中飞扬的一面旗帜！

在世界文学史上，在世界文学名著所展现的林林总总的人物形象中，就对广大青年读者的影响力度和深度而言，保尔·柯察金这一艺术形象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七十多年来，对保尔·柯察金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介绍和评述可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在这里，我只想特别强调一下，保尔·柯察金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了这个奇迹，更彰显他的独一无二。

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创作这本书时，已经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可以说完全是个等死的废人。面对死神，他没有颓废，而是拿起了唯一还能拿得起的武器——笔，继续战斗。

后来，连笔也拿不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就口述，由亲

友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前后历时三年，始得完成。书稿寄给出版社，却遭到退稿。

与在出版社所遭到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在手稿期间，作品便在当地读者群中不胫而走。经过朋友们的帮助，一家杂志社勉强答应连载。连载的效果非常出人意料，前往图书馆借阅的读者排成长队等候，大家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新一期杂志的出版，称赞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编辑部。一九三四年底，苏联《真理报》著名记者、作家米·科利佐夫偶然看到了该杂志的连载部分，激动之余，找到已经像木乃伊似地躺在床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采访，旋即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英勇》。至此，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英雄的传奇事迹在前苏联辽阔的疆土上家喻户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终于得以横空出世。

一九三五年，奥斯特洛夫斯基因此书的成功，荣获前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奖项——列宁勋章。之后，他曾打算创作三部曲的长篇小说《暴风雨里诞生的》，但仅写完第一部，便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与世长辞。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虽然只走过了三十二年短暂的人生旅途，却留给世界一笔宝贵财富——传世不朽的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留下了一个永远鼓舞人民奋发向上的英雄形象——保尔·柯察金！

迄今为止，在世界知名作家中，还找不到第二位像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样，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生命行将走向终点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作出一部辉煌的、不朽的文学巨著，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奇迹！一部已被打入冷宫的作品，在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以各种语言重印重版五十多次，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同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事实上，不仅这本书的创作是一个奇迹，作品的影响力

同样是一个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来自前线的、写给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馆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拉伊萨·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封又一封的来信中，战士们都写着这样动人的话：“保尔·柯察金和我们一起在前沿阵地上战斗着。”执行战斗任务前，苏联红军常常集体朗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战士们牢牢记住保尔·柯察金是如何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珍藏和陈列着许多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有的书页已经被战火烧焦了，有的被子弹打穿了，有的还染上了战士们的鲜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红军战士正是在保尔·柯察金这一英雄形象的鼓舞、伴随下，走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征程，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直到今天，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仍然是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心中的骄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问世后，便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进步青年的必读物。“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保尔的这句话被许多青年挂在床头，贴在墙上，成为指导自己一生行动的座右铭。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于抗日战争后期传入中国，最早由梅益同志据英译本译出，一九四二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这部光辉著作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丝毫不亚于她在她的祖国所受到的欢迎。在三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和今天的改革开放中，这部书都产生出巨大而神奇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特别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保尔和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

邱少云……一样，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他们崇拜的偶像和学习的典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的精髓到底是什么？一位朋友曾经这样问我。朋友是一位企业家，他说他的团队中，员工不敬业、金钱至上、贪图享受、工作斤斤计较，遇到一点困难就害怕得大呼小叫……他很希望大家能向保尔学习，但又不知道该学什么，十分茫然。我想，今天的青年们同样会有类似的疑惑。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与保尔所处的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关键是一个“炼”字。保尔之所以感人，不是因为他的形象有多高大，思想有多先进，而是具有百折不挠的“苦炼”精神。

奥斯特洛夫斯基成长的时代，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和经济恢复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革命和建设最为艰难困苦时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通过保尔不惧艰险、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传奇经历，高度概括了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艺术地再现了那个时代英雄人物特有的精神风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条规律。正是因为保尔不惧困难，勇敢地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熔炉中，才去掉杂质，百炼成钢，成为一名坚韧不屈又感人至深的“钢铁战士”。谁要想成为坚定的、先进的、出类拔萃的人，谁就不能害怕困难，就必须学习保尔这种百折不挠的“苦炼”精神。

任何时代都有“苦炼”成才的人。保尔的不同在于，他有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为人民服务、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宏伟目标，“苦炼”的价值、作用 and 影响也就自然与众不同，完全达到了一种将个人追求与人类历史发展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任何一个不甘平庸和沉沦的人，都不难由此受到启发，为之震撼，并从中汲取力量。也因此，保尔的这种“苦炼”精神，才能给我们克服困难、夺取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虽不是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但毫无疑问，保尔是作者一生成长的缩影。书中的许多重要情节，都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苏联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作为一名世界著名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更是当之无愧。

编委会

第一部

1

“节前在我家补考的，通通给我站起来！”

瓦西里神父凶神恶煞般地吼道。他穿着一件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甸甸的十字架，浮肿而虚胖的脸上，一双凶狠的小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全班学生。

从座位上站起来六个神色惶恐的孩子——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你两个坐下。”神父不耐烦地向那两个女孩挥了挥手，将怨毒的目光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两个女孩子松了口气，赶紧坐下来。

“小鬼们，给我站到这儿来！”

四个男孩子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紧挨着挤在一起。神父呼地站起来，一把推开椅子，走到四个小孩跟前，喝道：“说，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男孩子胆怯地低声回答：“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立刻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是谁在我家的面团里撒烟末儿的？全不抽烟？好，那就来瞧瞧，把你们的口袋全翻过来！快，通通给我翻过来！”

三个孩子抖抖索索地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到桌上，然后把衣袋翻开。

神父走上去仔细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没找到一丝烟末儿，他转过身去瞧着第四个——那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打着补丁的蓝裤子，眼睛黑黑的孩子，冷冷地问：“你怎么

像根木头似的站着不动？”

那孩子心里恨透了神父，他看着他，鼓起勇气说：“我一个口袋也没有。”边说边用手慌乱地遮住被缝死的袋口。

“哼，一个也没有？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干的好事？你以为学校还会要你？哼哼，你这小无赖，上次要不是你母亲恳求，你早就被开除了。这回绝对不行了，再不能便宜你了！你给我滚出去！”神父骂着，狠狠揪住那孩子耳朵，一把将他推到教室门外的走廊上，然后砰地将门关上。

教室里一下静得出奇，孩子们缩着脖子，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突然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待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用来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保尔被赶出来，呆呆地坐在校门口最底层的一级台阶上。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回家，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日夜操劳又对他充满了期待和担心的母亲。就这样失学了，他能说些什么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该怎么办？这该死的神父……为什么我要在他的面团上撒一把烟末儿呢？那可是谢廖沙叫干的。谢廖沙说：‘来，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大家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他们逃脱了，可我呢，我却要被开除！”

他知道瓦西里神父一直讨厌他。有一次，他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神父不问情由，当即罚他不准回家吃饭，因为怕他一个人留在空教室里胡闹，还让他去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坐在教室最后面的位子上。

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那天，他穿着一件黑上衣向学生们讲解地球和天体。听他讲到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保尔惊奇地张大了嘴，有好几次都想站起来说：“老师，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不同呀。”但怕挨罚，最终没敢问。

保尔的圣经课，平时总得五分，祈祷文和新旧约都背得

烂熟，就连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也记得清清楚楚。高年级老师讲的让他百思不解，在后来的一次圣经课上，瓦西里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手提问：“神父，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是圣经上所说的五千年……”话还没问完，就被瓦西里神父尖利的喊叫声打断：“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被神父抓过去，揪住两只耳朵，将他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一分钟后，神父就把已被撞伤并吓昏了的保尔推到走廊去了。

回到家里，保尔又被母亲狠狠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带他去学校，苦苦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孩子回校，但神父执意不肯。从那天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父，忘不了神父对他的这顿毒打，又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侮辱过他的人，只是暗记在心，不肯轻易表露出来。

曾经，他被瓦西里神父无数次欺辱：有好几星期，连着天天罚站墙角，根本不关心他的功课；仅仅为了一些小事情，就把他赶出教室；为此，在复活节前，他不得不跟其他几位成绩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去神父家补考。在厨房里等待的时候，他就撒了一撮烟末儿在神父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这件事没几个人看见，但神父立刻猜出是谁干的。

保尔心事重重地坐在院子里，一声不吭……下课了，孩子们成群地跑出来，围住保尔，只有谢廖沙还呆在教室里。他知道自己有错，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帮助好朋友。

“叫柯察金立刻来我这儿！”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头来大喊，凶狠的声音让保尔大吃一惊。他一颗心怦怦乱跳，硬着头皮向教员室走去。

谢佩托夫卡火车站。车站食堂年过半百的老板脸无血色、无精打采地瞧着站在旁边的保尔，问：“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小心地回答。

“行，那就留下吧。条件是这样：顶班一天一夜，然后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当班管饭，每月工钱八卢布。但不许偷东西。”

保尔的母亲连忙说：“当然不会！老板，我敢保证，保尔决不会偷东西。”

“好吧，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吩咐站在柜台后面的一位女招待：“齐娜，把这小孩带去洗刷间，顶替格里什加，叫佛罗霞安排他。”

女招待向保尔点点头，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洗刷间旁门走去。保尔紧跟着她。他母亲一边跟在后面，一边柔声嘱咐保尔：“保尔，亲爱的！你干活一定要卖力，要争气啊！”

她忧郁地目送着儿子走进洗刷间，这才返身朝食堂大门走去。

洗刷间的工作十分紧张：几个女人将毛巾搭在肩膀上，正在那里不停地擦洗家什，旁边桌子上堆放着好一大堆盘碟和刀叉。

一个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年纪较保尔稍大的男孩，正对付着两个大茶炉。

洗刷间热气腾腾，洗家什的大锅里不断冒出蒸气，保尔刚进去时，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干什么、该去哪儿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身边，轻拍她的肩膀，说：“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准备顶替格里什加的小伙计。告诉他该干些什么吧。”转过身来，指着佛罗霞对保尔说：“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回食堂去了。

保尔望着站在面前的佛罗霞，轻声回答了一句“是”。等候她吩咐。佛罗霞把他从上到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好像在怀疑他到底能不能胜任，接着她擦去额上的汗珠，把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上去，用一种非常动听的、低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每天早晨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始终开着，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

当然，木柴要你自己劈。另外，忙的时候，你还得帮着擦刀叉，把脏水倒掉。这些活儿可够你忙乎的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土音，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让保尔觉得心里很舒坦。

保尔心想：“这位大婶看起来还不错。”便鼓起勇气问她：“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大婶？”

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哈哈大笑，把他后面的话盖住了。

“哈哈！……佛罗霞有侄子了……”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佛罗霞其实只有十八岁，但因为蒸气弥漫的缘故，保尔看不清她的脸。他觉得挺难堪，转身问一个男孩子：“我现在该做什么？”

“还是问你的大婶吧。我只是这里的临时工，她会告诉你的。”那个男孩子嘻嘻笑着说，转身跑进厨房里去了。

“来帮我擦叉子吧。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你们怎么笑得那么厉害？”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递给保尔一条毛巾，说：“拿去，把叉子擦得干干净净的。咱们这里对这工作可认真得很。你要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把叉子齿儿放在毛巾上面来回擦，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老爷们都会仔细检查叉子的，别让他们找到一点点脏东西，否则可就糟了，老板娘会立刻把你赶出去的。”

“什么？老板娘！”保尔一脸糊涂，“雇我的老板，不就是那个男人吗？”

那女工笑起来了：“这里的老板只不过是一件摆设，一个废物而已。孩子，你不知道，这里的事全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出去了。你干几天就知道啦。”

三个堂倌推开洗刷间的门，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其中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喝道：“快加紧干。你们这样慢腾腾的怎么能行？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看见保尔，就问：“这小家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

“呵，新雇来的，那你可得当心点。”他说着，伸出一只大手按在保尔肩上，将他一把推到大茶炉前，凶巴巴地喝道：“你瞧瞧，现在一个炉子的火已经熄了，另一个也只剩有一点儿火光。两个大茶炉你都得时刻准备好！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还这样，我就要抽你耳光。知道吗？”

保尔一句话也不敢说，赶紧去烧茶炉。

他就这样开始了工作，拼命地干活。他知道，这不是家里，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但在这里，那个斜眼的堂倌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听话就要挨耳光。

他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使劲儿往茶炉里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很快就扑闪出火苗儿来。接着，他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将湿抹布搭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面烘干，又把一桶脏水倒进污水池里，总之，什么都干。直到深夜，他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嘿，你看他忙得跟疯子似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来这里干活的。这孩子可真有点怪。”

佛罗霞说：“这种人干活不用人催。这孩子挺好的！”

“一开始谁都是很卖力，”鲁莎反驳说，“但做久了就会偷懒……”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终于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一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男孩子。他通宵达旦地干活，早已累得筋疲力尽。

那孩子见茶炉里的水早烧开了，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就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斜眼看着保尔，从紧咬着的牙缝里啪地吐出一口唾沫，然后，用不容置疑的腔调说：“喂，明早准六点来接班。记好了，小鬼！”

“换班是七点啊，”保尔问，“为什么要六点？”

“谁说七点换班，就叫他七点来好了，可你得六点半来。你这小子，刚来就想摆臭架子。要是再敢强嘴，我就打肿你的狗脸。”

刚换班的女工们饶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争吵。保尔被

那孩子气势汹汹的声音和傲慢的态度激怒了，气得脸色发紫，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给他一耳光，但又担心一上工就被开除，强忍着没动手，说：“我明早七点来。要想打架我奉陪！你别想吓唬人，否则，不会有好下场！”

对方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不由自主地向大锅炉边倒退一步。他完全没料到会碰上这样强硬的对手，一时惊慌失措，只得含含糊糊地说：“那好，咱们走着瞧吧。”

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头一天，保尔迈着大步回家。他心里高兴，觉得自己靠劳动挣得了休息时间，再也不会有人说他只是个吃闲饭的人了。

清晨，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很快就可以到家了，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庄园后面。保尔嘴里吹着口哨，边走边想：“我已经下班回来了，可妈妈一定才起床。离开学校看来也挺好，那该死的神父哪会让我安心念书？我真恨不得现在就吐他一脸唾沫。”转眼到了家，推开小门时又想起来：“我一定要狠狠地揍那黄毛小子一顿。”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忙问：“工作好吗？”她正忙着在院子里烧茶炊，看见保尔回来了，又高兴、又担心，想说什么，却又吞吞吐吐地，只是拿眼睛瞟着屋里。

保尔乐呵呵地回答一句：“很好啊。”见母亲表情异常，就顺着她的目光往敞开的窗户望进去，一眼瞧见一个宽大而结实的后背，正是哥哥阿尔焦姆回来了。他立刻害怕起来，心神不安地问：“阿尔焦姆怎么回来了？”

“是的，他要到调车场干活。昨晚刚到，往后就住家里了。”

保尔犹豫片刻，硬着头皮推开房门，走进屋里。

身材高大的哥哥背向窗户坐在桌旁，回过头来，两道严厉的目光从浓眉下射出，直视保尔——这是哥哥的眼神。

“好，好，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你干的好事！”

“他全知道了。”素来就惧怕阿尔焦姆的保尔心想，“又要对我连打带骂了。”他知道，跟突然回家的哥哥谈失学的事，

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阿尔焦姆只是坐在那里，两肘支在桌子上，用一种既嘲弄、又轻蔑的目光打量着他，好像并没打他的意思。

“大概你各门功课都学好了，大学也毕业了，所以，就干起了洗家什的活儿，对不对？”阿尔焦姆冷冷地问。

保尔低着头，两眼盯着地板上的一块破烂地方，琢磨着那上面一个突起的钉头，不敢回话。阿尔焦姆站起身来，走进厨房。

“看样子，也许不会挨打啦。”见哥哥不再说什么，保尔悬着的心松了下来。

喝茶时，阿尔焦姆平静地叫保尔把整件事说给他听，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

“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母亲发愁地说，“唉，现在就这样不成器，长大了可怎么得了啊！他这样子究竟像谁呀？天哪，为了这捣蛋鬼，我不知受了多少罪！”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对保尔说：“听见了吧，弟弟。你要记住，别让妈再操心了。你这个调皮鬼，走到哪里就闹到哪里，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吧？过去的事就不提了，往后可得小心，别再耍鬼把戏，该干的活儿，都得干。要是车站食堂又把你赶出来，我就决不饶你。你应该学一门手艺，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那是不会有出息的。眼下你还小，等你干满一年——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学徒。到时我一定替你申请，说不定调车场会收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我们不能再让妈去伺候人家了，她已经受够了那些混蛋们的气。保尔，要好好地做人啊……”

说到这里，他突然对母亲说：“我有点事出去一个钟头。”随后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在身上，起身弯腰过了门楣，然后挺直高大的身躯，大步走出去，经过窗户时，对保尔说：“等会儿妈会给你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那是我带给你的。”